

新民晚报

印象派真正走红,得到市场(尤其是有点钱的美国人)广泛认可,是在十九世纪的“用水”这段。至于后印象派的三大魔王,梵高、塞尚、高更,则要等到二十世纪初,才有了评论家、收藏家的蜂拥而至,令塞尚变成我们所有人的爸爸。尽管这之前没多久,他还是一个被内、外行集体嘲笑的笨蛋。

从此以后,西方艺术史有了一个很诡异的进化理论,凡是和传统不合,寻常老百姓看不懂的,便是艺术之崭新方向。这列火车越开越快,最后完全脱轨,直到六十年代美国,杰克逊·波洛克,根本不是在画画了,是在学印第安舞蹈。

其实,印象派刚萌芽的时候,法国沙龙艺术,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两派正打得方兴未艾,总舵主分别是安格和德拉克洛瓦。不晓得巴尔扎克还是左拉说过:这两派人马在

承受对方倾泻的可怕辱骂的同时,发现己方的声誉也在神奇地增长。浪漫主义后来分出一支库尔贝的现实主义,太厉害了,一个人一支笔,一个天下,直到本世纪有了小弗洛伊德,才算勉强续上香烟。米莱·柯罗躲到枫丹白露去画牧羊女和风景,即为巴比松画派,直接催生了印象派,离得远一点来看,浪漫主义这一脉,大胜,赢了近两百年。追远,德拉克洛瓦一句“我们从未画得明朗过”,成为了印象派的金科玉律。

但是,那些曾经得过罗马奖学金,去亚平宁半岛苦学文艺复兴传统的学子们呢?那些真正懂得油彩技术的天才,获得学院奖章,画得犹如瓷器一般光滑动人,栩栩如生的古典主义画家呢,他们在哪里?除了我一直推崇的布格罗,还有一位叫梅索尼埃的大画家,功力深湛到当时法国画写实的,没有一个他的对

被抛弃和被淹没的

郁俊

前不久,爱好旅游的好友朱小姐来寒舍拜访。闲聊间,朱小姐动情地说道:“老实讲,每每游览到一个地方,阿拉总能听到当地知名又熟悉的旅游宣传歌曲,比如北京的《相逢在北京》、大连的《大连好》、无锡的《无锡是个好地方》,包括《我想去桂林》,选个方面让人倍感亲切动人,另一方面又推动了当地的旅游产业发展。可惜……”朱小姐面露遗憾,“可惜阿拉上海这样的大城市,既没自家的旅游歌曲,真让阿拉有些不可思议!”闻此,我颇有同感。



一个城市的旅游歌曲,对于宣传当地的旅游资源,发展当地的旅游产业,发展当地的旅游产业,

邮轮已航行了一天一夜,深秋的傍晚,夕阳在海面上洒落一片巨大的金黄,有风,吹得那一片金黄闪闪烁烁的很是炫目。

卢卡是一位歌手,意大利人。他每天晚上在佛洛里安咖啡厅演唱,咖啡厅在第三层,帕帕拉齐酒吧的后边。一次,我们偶然闲逛经过咖啡厅,被他的歌声吸引,就到吧台点了饮料坐下听。卢卡是自弹自唱,一边弹奏着那架硕大的电子钢琴,一边放声高歌。他唱的是经典老歌,多半是意大利的,只有一次我听他唱了卡朋特的“昔日重现”。

卢卡的嗓音沙沙的,但很有磁性,他脸上的表情,会随着乐曲而变幻,似沉思,似调侃,时而温柔,完全地沉浸在歌声里。然而,意大利歌曲极富于激情,到高音处他却轻而易举就上去了,带着他特有的磁性的音质。我忽而想到,在上海的咖啡馆,酒吧,就说“新天地”吧,怕是享受不到这歌声的。节目单上说,从18:30到23:15,卢卡要连续高歌近5个小时。“这是一个热爱歌唱的人,”我望着他一脸的欢快,对自己说,“当然这是他的职业,以此谋生。但他真心地感到快乐!”

三刻钟后,卢卡唱毕起身休息。我的一位友人赞叹道“真好啊!”随即,他到吧台点了一杯香槟,让调酒师转送给卢卡。一会,卢卡端着酒杯前来致谢。这时看清了,卢卡个子不高,卷发乌黑,肤色是南欧的那种暗白色,约二十五六岁,着一身浅灰色西服,白衬衣,系一条蓝底白点的领带。碰杯时,卢卡的眼神格外明亮,笑容灿烂。

那个晚上,我们站在船舷边,望着天穹上的满天繁星,和深黑色波动的大海。这是我们每天的功课之一,还包括看白天的水天无涯、翻滚的浪花,和傍晚落日映在海面上的金辉。

一周的航海旅行很快过去了。如今闲暇时心静下来,我会望得见夕阳下海面上那一片金波,耳边响起“昔日重现”。

呼唤上海的歌

彭小华

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。应该说,在这个方面,国外国内不少城市都做得很到位,而上海显然“备课”不足。虽然上海有豫园、有外滩,有东方明珠、上海中心,更有在建的迪士尼乐园等等一张张“地理名片”,但能够作为“文化名片”的旅游歌曲,似乎仍告阙如。虽然每年旅游节都会有主题歌,但传唱度都不算高,更难以与前文所举的那些歌一样,让人直接与上海“挂钩”。

当然,前文所举的都是“老歌”,经过时间积累,有一定的群众基础。上海在“老歌”上掉了队,却正是推出“新歌”的好机会。上海的文艺创作力量实力雄厚,人才济济,创作开发一两首知名且度身定做的旅游歌曲大概并非难事,热切期待“上海好声音”尽快诞生!

去年底的时候,常往来的园艺商寄来新年台历,每一页都是一种花。妈妈很喜欢,经常拿出来翻看。春节过后的一天,天气微微暖起来了,妈妈翻到其中一页对我说:“这个你能种吗?”我看了一下,说“好”。这一页的主题,是绣球。

绣球品种很多,大部分只开春末一季,却有一种花期可以比普通的长12周,我是贪图现世美好之人,自然订了这种。取其花期绵长的缘故,这品种叫做 summer endless,通常译成“无尽夏”,三字词干脆利落,又是阿字韵尾,听起来更是洪亮提神,而我则喜欢把它叫做“无尽夏日”,韵味温和内敛,且多个音节,仿佛读起来就更婉转、更连绵不尽似的。

花苗很快寄来,自然精心料理。很快淡褐色的裸枝便发了嫩绿的枝条和新芽,甚至很快有了花芽,可惜迅速萎谢了。查书才知道,原来是盆子太小的缘故。配土、换盆、肥水不间断,无尽夏终于在五月中旬如期开放。一个个粉红色的花球,累累坠坠,几乎压弯了枝条。随着天气越来越暖和,花也越开越多、越开越大,轻轻一碰,便有花粉细雨般落下,地面就

手,那是叫拔剑四顾心茫然啊,诸位。梅索尼埃是通晓所有写实秘密的魔术师,色彩和造型精准狠辣,他最牛的画,就是打了败仗的拿破仑,在寒风中撤退。银子一样闪闪发亮的灰调,土地在马蹄踏踏下奇妙地泛着银光,看久了,我觉得自己的脚也变得沉甸甸起来。这些人现在虽然

在拍卖行上也有表现,博物馆里也有陈列,可惜,寻常的媒体根本置若罔闻。印象派之后的追随者,也有类似的命运。那些喜欢莫奈的爱好者,你们是没见过弗雷德里克·卡尔·弗里塞克的画,那真是完成了所有印象派理论的巅峰之作。色彩优雅敏感,造型精确圆润,早期的印象派画作和他的人体写生相比,就是个毛坯。可是,今天谁还想起这样一个有着丰富审美经验和一双巧手的好画家?

美术史往往就是这样残酷,早在文艺复兴早期,那时候,大家还不太会用油来作画,运用最广泛的材料除了湿壁画(米开朗琪罗),就是蛋彩,tempera,日本人叫天妇罗,你懂的。颜料粉末调合了鸡蛋黄来画画,画面效果典雅细致,亚光,追求线条的流畅顺滑。我最喜欢的安吉利柯,就是这一派的老法师。这个tempera,画得最精彩的,首推波提切利。可是如果你翻翻达芬奇的手

无尽夏日

魏梦晓

再看不到水泥色。及至六月,开出一个有正常大小两倍大的花球,乃至突破了常规形状,变成了一颗饱满的心。此乃吉兆啊!我满怀希望,认定它将开满整个夏天。谁知道,这颗心竟是绝响。

夏天过去了,秋天也过去大半,语言的隐秘技术没有带来奇迹,浇水施肥、调整光照这些俗世努力也没有任何作用。它再也没有开放。

无尽夏动静渐悄,令我灰心不已,可此时,另两棵蓝雪花却静静地绽开了。这两棵蓝雪是我在秋天播的,预计应当在第二年五月开放。多少也曾期待过,到六月还没消息的时候,也是认真上网查过资料的,只是比对了许多图片,实在没有任何叶芽哪怕勉强类似于花苞。那時候我正沉醉于绣球与月季的盛世,不开花的蓝雪自然如同杂草,放着都嫌占地。可真要拔掉也于心不忍,——枝叶那

稿,他是怎么样不遗余力地辱骂波提切利。波提切利这一派,最后敌不过佛罗伦萨的冲击,连蛋彩画技术最终也湮灭无闻。达芬奇自己的画作发黑、脱色,严重损毁,而我们今天看到tempera技术上炉火纯青的《春》,或者《维纳斯的诞生》,和500年前没什么大的两样。

历史,不该是约定俗成的所谓“大人物”的起居注。一幅画倾注心血,技术精湛,才华横溢,不论是谁的,不论哪种风格,都会令人深深感动,就应该被人记住。反之,哪怕佩斯还是高古轩拿你卖到天上去,哪怕大红大紫一两百年,总会有几个类似我这样不太买账的出来,戳你一下轮胎。

今宵灯谜
江更生
付费复读
(四字教育用语)
昨日谜面:确实为人四海(上海路人)
谜底:真大略

太阳礼赞

那秋生

在;虽云雾四塞,太虚中色象可辨,亦是日光不灭处;不可以云能蔽日,教天不要生云。”毫无疑问,我们也可以把阳明先生比作人间的太阳,他的伟大思想与学说,犹如灿烂进射的阳光!

“为了看看太阳,我来到这个世上。”这是巴尔蒙特《我的太阳》书中的格言,能生活在“中国梦”的今天,就是一种幸福。每个人都应当亲近太阳,因为我们需要有一副红润健康的面孔和一种明亮清爽的心境。

女士因病残提前退休,不愿外出的常女士越发孤独。到了更年期,常女士的脾气性格逐渐发生了变化,起初只是喜欢发牢骚,累了一天的丈夫一到家,妻子便无端地与他吵架,牢

妻子为啥这么唠叨

柏万青

骚满腹,这也不是那也不是。丈夫并没有意识到妻子可能患有更年期综合征,很不理解十分委屈,心想:你身体不好,家务事我全包,你的工资要看病,家里的开销全部由我来。你还要我怎么样?因此免不了与妻子对吵,双方越吵分贝越大,越吵火气越大,一次丈夫忍不住动手打了妻子。这下妻子越发不可收拾,渐渐家无宁日。母亲不可理喻的脾气也影响了儿子,姜先生终于忍无可忍地想到了与常女士分手。实际上离婚并不是他的本意,他主要是无法忍受妻子的唠叨,表示即使与妻子分手,只要妻子有困难,他还是会鼎力相助的。听说丈夫与自己离婚,常女士更是怒不可遏,径自走到

么茂盛,到底是个活物。不过是料理别的植物时也顺手给它水和肥罢了。就这么无所谓地照着,灰扑扑的梅雨季节和灰扑扑的水泥墙角里却盛放了蓝色的烟花。

我总以为蓝色的花朵于夏季最为相宜。对于蓝色夏日的期待,过去都放在无尽夏身上,——它会在酸性土壤中开出蓝色花,可我调整土质太晚,所以它始终只开碱性土壤中的粉红色。还好蓝雪来了。它的花型颇类绣球,亦是一朵朵小花组成的花球,单个球虽不及绣球那么大而密,但却胜在下多,株型不过两尺多高一尺来高,却上下错落六七捧花球,而花朵的略微飘落,更显得淡蓝色清冷与通透。就这疏疏朗朗地垒砌着,一个凉夏便过去了。

直到现在。即使霜降过了,立冬将至,只要剪去开过花的枝条,补上水肥,那凉意就不会断。还好当初没有放弃,要不然何来这无尽的夏日风景。至于那棵“真正”的无尽夏,留着依旧浇水施肥好了,反正它还有叶子,一片片大如手掌、肥绿可喜,亦颇为可观呢。



孤独星球

沈煜

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,是人与人的距离。双眼紧盯小屏的我们,并没有离群索居,却常感到孤独,加西亚·马尔克斯今年4月离世,还能在中国燃起关于《百年孤独》的阅读热。

各种数码设备每天都陪伴我们,互联网也已从显示器移到了手机。它实在是太精彩了:网游里有最性感的虚拟女友;微博能招来千百个粉丝;视频APP的剧集不插广告;网上商城从不打烊……有聊天到很晚的朋友跟我说去睡了,可我知道他是去躺在床上继续看手机。

在这么喧嚣的世界里,越来越多的人却更孤独了,强迫症似地不时刷新朋友圈,看好友都在干什么,发了微博没有立刻回复会感到沮丧,诸如此类的情绪总是被那些空气里的代码左右,以至于饭局上要立谁看手机谁买单的规矩。

我们逐渐不再依赖彼此,而是相信科技。前几日出差的夜班火车,照片里的姑娘睡在我下铺。半夜里我被临时停车弄醒,发现她仍然保持着睡着前的姿态,大概能确定她不是在看电视剧或者游戏,因为她没有戴耳机手指飞快地在屏幕上游走。

黑暗的车厢里,手机屏幕熠熠生光,如同魔幻小说里魔术师的镜子。

哦,忘了告诉你,这张照片是我用调到静音的手机拍下的,因为我并不敢去和她聊聊天,来打发这漫长的难以入睡的夜晚。

法院要求法官判决离婚,声称只要拿到三分之一房产就走人。

闹到这个地步,实际上两个人谁都不想离婚。无助的常女士找到了电视台老娘舅节目组指定要我调解,并把丈夫一起“骗”到电视台。我从夫妇俩焦虑的眼神中看到了他们极力想摆脱目前困境的愿望。通过双方的讲述,我认为造成妻子目前的脾气性格可能是因为长期的疾病困扰,退休以后的闲来无事,加上没有很好地度过更年期。医学上解释啰嗦的心理根源在于焦虑。焦虑是由于一个人欲求不满而形成。焦虑难以找到宣泄的管道而积聚过多,反映在言语上就是所谓的啰嗦了。我的分析令丈夫茅塞顿开,很是赞同。他表示一定动员妻子去进行心理治疗,一家人好好过日子。妻子也意识到自己的想法太冲动。最后两人在大家的劝说下握手言和,牵着手走出电视台。

我不禁要提醒那些正处中年的家庭,要注意妻子的更年期。绝大多数妇女都能平安地度过,但少数妇女的症状会很严重,变得烦躁、焦虑,夫妻生活也会亮起红灯。

